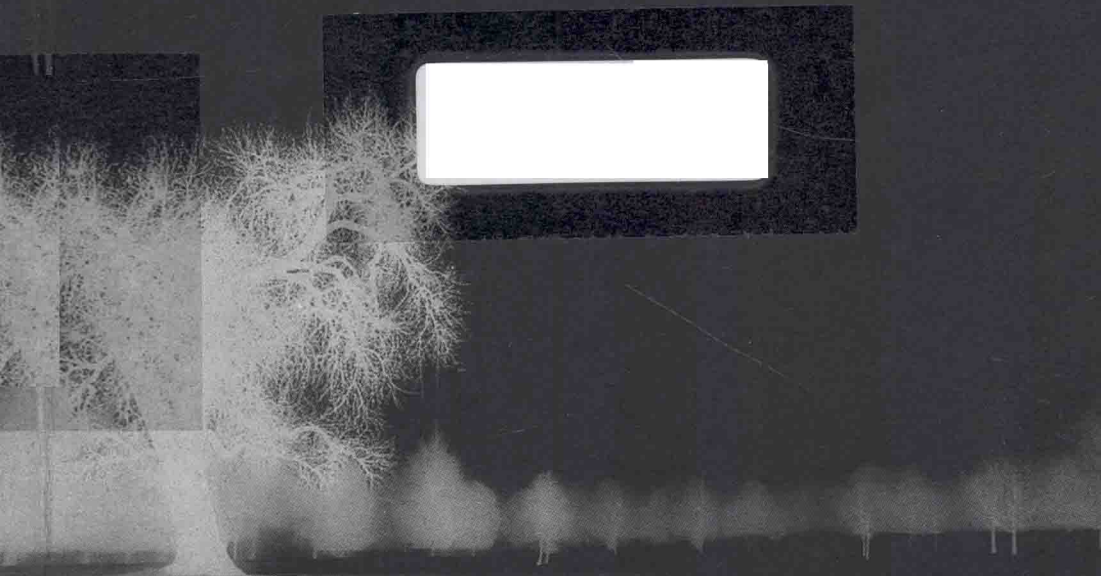


布鲁克林的星光

陈鹤良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布鲁克林的星光

雷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鲁克林的星光 / 雷雨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88-5

I. ①布… II. ①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3039 号

书 名 布鲁克林的星光

著 者 雷 雨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88-5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辑一 故园

- 柳林渡 | 3
- 石磨 | 10
- 裴昌庙考 | 14
- 老井 | 19
- 大树根 | 23
- 胭脂井 | 28
- 百子亭 | 32
- 寨墙 | 35
- 孤松 | 40
- 大柿树 | 44
- 寻墓逍遥镇 | 48

辑二 乡里

- 戏台 | 53
- 草门楼 | 57
- 三舅养马 | 60
- 剃头匠 | 64

- 土窑 | 67
枯河 | 70
石坝 | 73
五间房 | 77
二舅 | 80
三爷爷 | 85
爹娘的小菜园 | 91

辑三 旅书

- 西递宏村 | 97
兴化油菜花 | 101
冀北壁画 | 104
三晋行 | 107
淝上行 | 146
冀中行 | 156
东莞行 | 170
淮上行 | 176
浙行小记 | 189
津门五记 | 201
藏行小语 | 217

辑四 域外

- 欧行散记 | 235
- 岩石大教堂 | 242
- 芬兰香纸 | 245
- 夜航波罗的海 | 248
- 缅想“瓦萨号” | 253
- 想起安徒生 | 257
- 佳诺的心事 | 259
- 烟涛微茫信难求 | 262
- 哪个辛克莱 | 267
- 布鲁克林的星光 | 274

跋

- 月明江上片帆迟 | 281

辑一

故园

柳林渡

看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一种直逼人心的久违的浓烈与残酷之感简直令人窒息，虽然电影试图为蝼蚁一样卑微而无助脆弱又顽强的芸芸苍生增添些许亮色，但因为时代大背景的暗淡无光，莽莽中原山河的破碎撕裂，各种势力的斗角勾心我诈尔虞，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们除了绝望仍旧是绝望，几乎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景。电影的片尾响起了朴实苍凉撼人心魄的歌声：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唱一首歌，
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中的忧伤，
全都洒落！

虽然电影也多有遗憾，甚至有人就当时河南省长的贪婪，电影中

关于沦陷区的描述，甚至还有蒋鼎文的嘴脸等，提出这样那样的所谓质疑，可就是没有人提到汤恩伯这个当时真正的“中原王”。但正是因为刘震云冯小刚把尘封的历史重新打捞，让它重新置放在公众面前，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这样的努力为何还要受到责难？

实在不忍心苛求或者指责如此承载了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控诉太多期待而在当下极为匮乏的有良知的作品。但还是想说，电影也许为了展示大旱之年万物凋零一片死寂，即使俯瞰大地，也是毫无生机，恰似人间地狱，弥漫的是死亡的气息；只有蒋介石所在的重庆还仍旧是歌舞升平绿树青山。是这样吗？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小渡口，那个唤作柳林渡的地方。

在叶县的东北部，与襄城、舞阳交界的地方，伏牛山的余脉已经减却了俊俏挺拔幽深缠绵的威势，只剩下有力无心的荡漾余波，被称作首山了。在这里，河流蜿蜒，土冈起伏，人烟稀少，杂树乱长，田园漠漠，不无偏僻得与世隔绝，倒也无欲无求，自得其乐。而密布的汝河、湛河、沙河之间，三三两两，散布着或大或小的村镇，而每一个村镇，都是一座山高水长云蒸霞蔚的大森林。

实际上，北方的哪一村落后，遥望过去，不像一座高不可测的森林啊？比如这个柳林渡，围绕四周的就有纸坊王、苗府、横梁渡、小集、丁营，还有诸多的唤作这湾那湾的村落。每一个村落，隐蔽在九曲回肠的河道边，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还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呢。

北方的小河渡口，固然简陋的不成样子，远不似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大运河畔的御码头那样气派张扬，奢华富丽，更不似长江或者黄河的码头，或有长长的栈桥，或有斑驳的岩石。小河渡口也就几张木板，作为摆渡的跳板。一艘破船，往来于两岸之间。

在寒冬季节，一处浅滩，一丛衰草，几棵枯树，尤其是一株虬

枝盘旋的老柳树，特别显眼。细若游丝的潺潺流水，摆渡的艄公似乎也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完全没有了夏季撑船逍遥汪洋之上的得意洋洋，懒洋洋的把船横在浅浅的河流之上，做了供人过河的“木桥”了。南飞的大雁，在这里落脚栖落，稍事休息，散落在泛着枯黄的冬麦地里，抬眼打量着这不像样子的渡口，也许会生发出几许不屑来。你看大雁那种疲惫落寞郁郁寡欢的样子，似乎只在算计自己遥远的路程了。

河堤两边，甚或河流岸边，最为庞大的家族是柳树。还有榆树、杨树、桐树、枣树、桃树等等，不一而足。在凛冽的寒风之中，枯枝如铁，瘦硬干涩，看不到丝毫绿色。但就是这样的林林莽莽，放眼望去，一河如带，环绕在阔大原野的首山、柏宁冈、洛冈之间，还真有几分云深不知处的诗意与神秘呢。

也许是地理学上的莫测高深，大地之上的河流走向，固然是自高向低，顺流而下。但也有聪明的先人，人定胜天，改造山河，这才有了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才有了大运河的贯通南北通江达海。就说柳林渡口的小小汝河，它逶迤绵延，一路流淌，大概是从洛阳的方山吧，穿越汝阳、汝州，经襄县、叶县，到舞阳与沙河会合，而汝河两岸的地貌，则是陡峭的河岸与平整的沙滩交错出现，似乎隐含着一种有规律的平衡错落。

因为河道这样不规则的走向与摆动，而民以食为天，在人多地少的中原，争夺耕地的惨烈械斗便不断重演发生周而复始，其血腥残酷其恩怨情仇其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难窥其奥妙繁复。

当年，声名狼藉的汤恩伯驻扎在叶县城西南的大林头村，这个经常以曹操岳飞自命的浙江军人，有着极大的雄心，其麾下不仅汇集了臧克家、碧野、谢冰莹等诸多作家，还有大量的流亡学生，他

不是创办了苏鲁豫皖边区大学吗？没有校舍怎么办？军人武蛮，索性拆除庙宇，弄来砖石木料，大兴土木起来。一时间，柳林渡对面柏宁冈上的庙宇大殿，全都遭了秧，被孔武有力的军人一一拆除，经过柳林渡，运过汝河、沙河，搬运到叶县城南兴建校舍了。

这里在毛泽东时代，不知道与纪登奎有关否，“废物”利用，又建起了所谓“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被人们简称为“共大”，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在日本人随便的攻击之下，蒋鼎文、汤恩伯之流，便一溃千里，丧师辱国，过去多解读为国军腐败日本人凶残。看了《1942》，我们多少明白，这样人心丧尽的政府和军队如何能抵御“倭寇”？连康熙这样的所谓封建政治家尚且知道，修筑长城纯属一种自我安慰，民心即长城，民心一失，满盘皆输啊。

大概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柳林渡吧，已是仲春时节，柳絮飘飘，河水欢快流淌，本应是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整个原野之上，却丝毫没有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活泼气息，不仅是柳树皮，几乎所有的树皮都被剥光，裸露着各种丑陋的枝干。根据顾准先生的日记描述，此时人吃人的现象已经不是新闻。在多灾多难经常上演零和游戏的中国大地上，吃饭问题又成为每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听老一辈人说，挖芦苇的根须，甚至磨石灰粉吃，还有首山石坑里的石头油，刺角丫都是上等的“佳肴”。一斤红薯干，就可以“娶”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当然这时候的大姑娘也已经是气息奄奄苟安残喘了。柳林渡口的艄公王毛在船上水上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最为让他惊骇的不是驻马店正阳关的水关人员的蛮横，也不是清江浦码头上“野猪帮”的强梁，而是1961年途径柳林渡口逃荒者实在走不动饿死河边饿殍满河的恐怖！

一口蛮腔的王毛当然不知道投鞭断流的典故，但他知道淝水之战的传说，知道长江里白浪滔天的场景，但这样的在地图上都很难寻觅

的小河里，在某一年的春季，河流之上，飘荡的却是山呼万岁肚皮却出现危机的老实巴交的被称作人民的尸体，王毛每每想起这样的情景，都有点不寒而栗。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柳林渡，似乎多少又焕发了些许生机。渡口岸边的老柳树终于度过了危机，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过来，又开始春意盎然，也许经历了岁月的浸润，显出气定神闲、从容不迫的模样。在这里的大树之下，夏夜漫长，看着星星点点，听文杰伯、三狗哥，当然还有摆渡的王毛，讲着三皇五帝的“瞎话”种种，最为让我紧张恐惧的，则是赖脸他妈蛮子的溺水死亡。

赖脸他爹原来也是在船上讨生活，并不善长稼穡农活，据说是船行走安徽淮南的时候，讨了一个女人，带了回来。后来，船队解散，赖脸一家就落户在我们村了。这个女人讲话的腔调，在村里人听来，怪腔怪调，实际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以为就是天下中心的人们对外来的一切都有着天然的排斥甚至是鄙视。时间久长，蛮子这样的本是语言上的怪异不习惯，居然就成了她的名字了。她究竟叫什么，似乎很少有人关心了。

肯吃苦又朴实的蛮子，也就是赖脸他娘，为赖脸他爹生了五个孩子。赖脸居中间，是唯一的男孩，也就最为娇贵了。唤作赖脸，也就是贱生贵养的意思吧。

印象中，是在一个雨过天晴的中午时分，放学之后的赖脸，来到柳林渡口玩耍。当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劳作，蛮子和大家正在红薯地里翻整红薯秧。清脆绿幽幽的红薯地里，在已经酷热的骄阳的曝晒之下，显得闷热和焦躁。对北方稍微了解一二的人都会知道，即使很细小的河流，也会有很宽阔的河床，也许是缘于北方暴雨迅猛山洪易发的原因吧。

不到十岁的赖脸也许觉得天太热了，在河水中玩耍，这自然是降

温最好的选择了。玩兴正浓的赖脸,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河床正中央,实际上,即使在河中央,水也是很浅的,所谓水深的地方,被称作“潭”的所在,绕过去,就是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河水开始暴涨,慌乱的玩伴们惊慌失措纷纷往河岸上奔跑,而在船上生活过的赖脸,自恃水性好,还慢条斯理地说,真是胆小,慌啥呢。但是,水势迅猛,顿然间,就把他包围起来,浪头接二连三,赖脸也开始害怕得哭了起来。

根据不同的叙述文本,赖脸的娘,也就是蛮子听到赖脸的哭声和小孩子们的呼喊尖叫声的时候,还正在挥汗如雨地翻着红薯秧。当她确定只有自己的儿子落在最后的时候,她还有点将信将疑。待赖脸的头顶在湍急的河水之中迅猛顺水漂流的时候,蛮子也许出于女性天然的羞涩,也许来不及有任何的思考,便纵身一跃,扑入浑浊的洪流之中。

事后,聪明的人说,如果蛮子把衣服脱掉就好了,身上会少了许多拖累,也会利索许多。但事到临头,哪里还能想那么多?不管怎样,蛮子的义无反顾,奋身救子,有人说是莽撞,有人说是天性,也有人说是水鬼的召唤。在反反复复的水流激荡中,蛮子终于抓住了赖脸的胳膊,还有赖脸头顶上蓄留的发辫,但是母子二人越来越没有力气了,而河水还在凶猛的上涨,在现场的人大多是妇女和孩子,待疯狂飞奔到村子里的小孩喊来男人的时候,蛮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赖脸托举到岸上,而她再也没有丝毫的力气抓牢岸边的树根了。赖脸生还,他的妈妈却去了天堂。

蛮子被打捞出来的时候,披头散发,惨白凜凜,已经毫无人形。她被生产队里的老黄牛驮着,自己的子女在后面跟着,哭喊着、言语着。这样的场景,凄凉而令人恐惧。但,蛮子终究还是去了,被孤零零的埋在去往柳林渡口的一处天地的路边,埋在这样的所在,引来我大大的不满和愤恨,但又不敢有丝毫流露。那个时候,喜欢听长辈人说古

道今，但喜欢说“瞎话”的王毛，据说与蛮子还算是近族，特别喜欢说蛮子变成了水鬼，编排出种种奇异的故事，把小小少年郎吓得大气不敢出，两股战战。但，我发现，一旦赖脸在场，王毛就缄口不言了。

已经到叶县城读书了吧？读到苏童的小说《刺青时代》，认认真真看了几遍，难以释手。苏童把少年之间的隐秘酷烈的争斗厮杀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骇然。我们村的儿郎，与周围村落的孩子之间虽然没有什么“野猪帮”、“白虎帮”之类那样的成规模有气势，但其间的争斗厮杀也是相当的惨烈血腥。好像是在一次下午放学之后，众多儿郎用篮子装着早已晒干的“泥蛋”，算是我们的“子弹”，手中的武器就是弹弓。“战场”就在柳林渡口，我们村的儿郎在与河对岸纸坊王和苗府的小孩子们开始了类似《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叫骂挑战，互相“射击”。

起初彼此双方以河流为界，类似于吵架很凶，但谁也不敢越过汝河去主动出击。但到了后来，局面就有点失控了，胆子大力气壮的就不再满足于互相打弹弓了，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敢死队”、“冲锋队”。在这样的难解难分的“战争”冲锋中，赖脸表现神勇，一马当先。在“冲锋陷阵”中，赖脸的一只眼睛被“敌人”射中，但赖脸轻伤不下火线，仍旧狂追“敌人”，直到血流满面被大家弄到乡村的医院，赖脸的一只眼睛已经保不住了，彻底地被弄瞎了。赖脸负此重伤的前后种种，还有许多故事可讲，但这自然是后话了。

多年之后，我从柳林渡过河到丁营火车站，乘车远行，去远方读书去了，自此，再也没有见到过赖脸。据说，他们全家后来根据落实政策，都搬到安徽的淮南去了，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王毛家的几位美丽大方的姑娘，叫双美、双月，还有她们秀气而又齿白唇红的弟弟双战。

有时候，默默地想，赖脸在淮南一切都好吧？他会想起柳林渡吗？会想起柳林渡曾经发生过的少年“战争”，让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有他的蛮子娘！

石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到南京读书。不久，方才知，这座城市还有许多名字，令我感到亲切的则是石头城这个名称，至于为什么，实在说不明白。

班上有一同学，姓石，来自固始，他说，这个县有一雅号，叫“乔巴”，大概是好的意思。我一看他的大号，笑了。他问，笑什么？你叫石明礼？他说，是呀，这还有假？我说，看这个名字，一、你家一定是地主；二、你一定另外有个小名。他很惊讶：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们这个年龄，多少名字是红啊、东啊，而你是礼义仁智信、克己复礼之类，你家里有人念过私塾，还是孔老夫子那一套，能念私塾，能不是地主？但家里人一天到晚喊明礼，似乎不太口语化，肯定叫石头，或者石碾、石磨之类的，听上去结实，耐摔打，讨个吉利，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的小名叫狗剩、狗留、拴柱、拴成？石明礼嘿嘿笑，不说话了。

说人家是地主，实际上，我们家虽然不是地主，大概也是上中农吧。现在许多人听到成分，觉得很陌生，有点不可思议的样子，殊不知，成分在当年把多少人搞得压抑乃至窒息，又把多少人弄得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我叔叔就经常说，成分这东西厉害啊，这不是要让“地富反坏右”都断子绝孙吗？

莫言好像自己家里也是上中农，为了极力摆脱这个魔咒，他的父母，他的祖父，他的哥哥姐姐，都做出了极大努力。看莫言的文字，尤其是他在部队终于可以不再回农村当农民的狂喜之状，远远超出他多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形。这样的相提并论，也许有人认为是莫大作家矫情扭捏，但我认定他是出于真诚由衷。当年，成分这个东西真像磨盘一样压在我们心上啊！

说到磨盘，也就是石磨，当时也只能是殷实人家才有，我们家虽然不算太富足，但，石磨还是有的。

在北方农村，最为欢快期待的日子，就是过年了。妈妈忙碌着给我们做新衣裳准备年货，蒸馒头，磨豆腐，宰鸡杀羊。更阔绰的家庭，还要杀猪祭祖。那时候，普通人家大都苦寒，哪舍得杀猪过年？能够买点猪肉回来，就是很了不得的舒坦日子了。

深夜时分，妈妈在纺车前看不出是急切还是从容地纺线，爷爷则在一旁的小石磨上碾磨花椒之类的调料，味道说不清楚是浓香还是清香，有点麻麻的，微醺，弥漫在空气中，氤氲开来，闻上去，感觉年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浓了。小石磨完全靠手推动，下层固定牢靠，上层有一坚固的木棍置在中间，石磨的直径大概也就一尺左右的样子。平时磨盘固定在庭院里干爽清净的地方，静静地卧在那里，没有人理睬它，它也摆出一副淡泊明志孤高自许的样子。木制的手推子挂在墙上，慵懒的人家也就直接放在磨盘上了。

小石磨很少派上用场，也就是过年的时候，碾磨稀罕东西才用得上。爷爷慢条斯理地用手推着，细声慢气地讲着陈年旧事，感慨着人事的变迁，唏嘘时月的艰辛，妈妈也会偶尔插上一两句话。我趴在桌子边上就着油灯，一目十行地看着早已经破烂不堪的《三国演义》。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门外不知何时飘起雪来。爷爷会问：咋还不回来啊？话刚落地，门吱呀一声开了，爸爸一身风雪从外面赶回来